三國志/卷1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魏書・鍾繇華歆王朗傳 ◄

三國志
魏書・程郭董劉蔣劉傳

► 魏書・劉司馬梁張溫賈傳

程昱孫:曉 郭嘉 董昭 劉曄 蔣濟 劉放

程昱

程昱字仲德，東郡東阿人也。長八尺三寸，美鬚髯。黃巾起，縣丞王度反應之，燒倉庫。縣令逾城走，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。昱使人偵視度，度等得空城不能守，出城西五六里止屯。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：「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，其勢可知。此不過欲虜掠財物，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。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？且城高厚，多穀米，今若還求令，共堅守，度必不能久，攻可破也。」房等以為然。吏民不肯從，曰：「賊在西，但有東耳。」昱謂房等：「愚民不可計事。」乃密遣數騎舉幡於東山上，令房等望見，大呼言「賊已至」，便下山趣城，吏民奔走隨之，求得縣令，遂共城守。度等來攻城，不能下，欲去。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，度等破走。東阿由此得全。

初平中，兗州刺史劉岱辟昱，昱不應。是時岱與袁紹、公孫瓚和親，紹令妻子居岱所，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。後紹與瓚有隙。瓚擊破紹軍，乃遣使語岱，令遣紹妻子，使與紹絕。別敕范方：「若岱不遣紹家，將騎還。吾定紹，將加兵於岱。」岱議連日不決，別駕王彧白岱：「程昱有謀，能斷大事。」岱乃召見昱，問計，昱曰：「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，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。夫公孫瓚，非袁紹之敵也。今雖壞紹軍，然終為紹所禽。夫趣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，將軍終敗。」岱從之。范方將其騎歸，未至，瓚大為紹所破。岱表昱為騎都尉，昱辭以疾。

劉岱為黃巾所殺。太祖臨兗州，辟昱。昱將行，其鄉人謂曰：「何前後之相背也！」昱笑而不應。太祖與語，說之，以昱守壽張令。太祖征徐州，使昱與荀彧留守鄄城。張邈等叛迎呂布，郡縣響應，唯鄄城、范、東阿不動。布軍降者，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，又使氾嶷取范，吏民皆恐。彧謂昱曰：「今兗州反，唯有此三城。宮等以重兵臨之，非有以深結其心，三城必動。君，民之望也，歸而說之，殆可！」昱乃歸，過范，說其令靳允曰：「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，孝子誠不可為心！今天下大亂，英雄並起，必有命世，能息天下之亂者，此智者所詳擇也。得主者昌，失主者亡。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，似能有為，然以君觀之，布何如人哉！夫布，粗中少親，剛而無禮，匹夫之雄耳。宮等以勢假合，不能相君也。兵雖眾，終必無成。曹使君智略不世出，殆天所授！君必固范，我守東阿，則田單之功可立也。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？唯君詳慮之！」允流涕曰：「不敢有二心。」時氾嶷已在縣，允乃見嶷，伏兵刺殺之，歸勒兵守。〈徐眾評曰：允於曹公，未成君臣。母，至親也，於義應去。昔王陵母為項羽所拘，母以高祖必得天下，因自殺以固陵志。明心無所繫，然後可得成事人盡死之節。衛公子開方仕齊，積年不歸，管仲以為不懷其親，安能愛君，不可以為相。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，允宜先救至親。徐庶母為曹公所得，劉備乃遣庶歸，欲為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。曹公亦宜遣允。〉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，陳宮至，不得渡。昱至東阿，東阿令棗祗已率厲吏民，拒城堅守。又兗州從事薛悌與昱協謀，卒完三城，以待太祖。太祖還，執昱手曰：「微子之力，吾無所歸矣。」乃表昱為東平相，屯范。〈《魏書》曰：昱少時常夢上泰山，兩手捧日。昱私異之，以語荀彧。及兗州反，賴昱得完三城。於是彧以昱夢白太祖。太祖曰：「卿當終為吾腹心。」昱本名立，太祖乃加其上「日」，更名昱也。〉

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，數不利。蝗蟲起，乃各引去。於是袁紹使人說太祖連和，欲使太祖遷家居鄴。太祖新失兗州，軍食盡，將許之。時昱使適還，引見，因言曰：「竊聞將軍欲遣家，與袁紹連和，誠有之乎？」太祖曰：「然。」昱曰：「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，不然何慮之不深也！夫袁紹據燕、趙之地，有並天下之心，而智不能濟也。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？將軍以龍虎之威，可為韓、彭之事邪？今兗州雖殘，尚有三城。能戰之士，不下萬人。以將軍之神武，與文若、昱等，收而用之，霸王之業可成也。原將軍更慮之！」太祖乃止。〈《魏略》載昱說太祖曰：「昔田橫，齊之世族，兄弟三人更王，據千里之（齊），擁百萬之眾，與諸侯並南面稱孤。既而高祖得天下，而橫顧為降虜。當此之時，橫豈可為心哉！」太祖曰：「然。此誠丈夫之至辱也。」昱曰：「昱愚，不識大旨，以為將軍之志，不如田橫。田橫，齊一壯士耳，猶羞為高祖臣。今聞將軍欲遣家往鄴，將北面而事袁紹。夫以將軍之聰明神武，而反不羞為袁紹之下，竊為將軍恥之！」其後

語與本傳略同。〉

天子都許，以昱為尚書。兗州尚未安集，復以昱為東中郎將，領濟陰太守，都督兗州事。劉備失徐州，來歸太祖。昱說太祖殺備，太祖不聽。語在武紀。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，昱與郭嘉說太祖曰：「公前日不圖備，昱等誠不及也。今借之以兵，必有異心。」太祖悔，追之不及。會術病死，備至徐州，遂殺車冑，舉兵背太祖。頃之，昱遷振威將軍。袁紹在黎陽，將南渡。時昱有七百兵守鄄城，太祖聞之，使人告昱，欲益二千兵。昱不肯，曰：「袁紹擁十萬眾，自以所向無前。今見昱兵少，必輕易不來攻。若益昱兵，過則不可不攻，攻之必克，徒兩損其勢。原公無疑！」太祖從之。紹聞昱兵少，果不往。太祖謂賈詡曰：「程昱之膽，過於賁、育。」昱收山澤亡命，得精兵數千人，乃引軍與太祖會黎陽，討袁譚、袁尚。譚、尚破走，拜昱奮武將軍，封安國亭侯。

太祖征荊州，劉備奔吳。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備，昱料之曰：「孫權新在位，未為海內所憚。曹公無敵於天下，初舉荊州，威震江表，權雖有謀，不能獨當也。劉備有英名，關羽、張飛皆萬人敵也，權必資之以禦一作「御」我。難解勢分，備資以成，又不可得而殺也。」權果多與備兵，以禦一作「御」太祖。是後中夏漸平，太祖拊昱背曰：「兗州之敗，不用君言，吾何以至此？」宗人奉牛酒大會，昱曰：「知足不辱，吾可以退矣。」乃自表歸兵，闔門不出。〈《魏書》曰：太祖征馬超，文帝留守，使昱參軍事。田銀、蘇伯等反河間，遣將軍賈信討之。賊有千餘人請降，議者皆以為宜如舊法，昱曰：「誅降者，謂在擾攘之時，天下雲起，故圍而後降者不赦，以示威天下，開其利路，使不至於圍也。今天下略定，且在邦域之中，此必降之賊，殺之無所威懼，非前日誅降之意。臣以為不可誅也；縱誅之，宜先啟聞。」眾議者曰：「軍事有專，無請。」昱不答。文帝起入，特引見昱曰：「君有所不盡邪？」昱曰：「凡專命者，謂有臨時之急，呼吸之間者耳。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，無朝夕之變。故老臣不原將軍行之也。」文帝曰：「君慮之善。」即白太祖，太祖果不誅。太祖還，聞之甚說，謂昱曰：「君非徒明於軍計，又善處人父子之間。」〉

昱性剛戾，與人多迕。人有告昱謀反，太祖賜待益厚。魏國既建，為衛尉，與中尉邢貞爭威儀，免。文帝踐阼，復為衛尉，進封安鄉侯，增邑三百戶，並前八百戶。分封少子延及孫曉列侯。方欲以為公，會薨，帝為流涕，追贈車騎將軍，謚曰肅侯。〈《魏書》曰：昱時年八十。世語曰：初，太祖乏食，昱略其本縣，供三日糧，頗雜以人脯，由是失朝望，故位不至公。〉子武嗣。武薨，子克嗣。克薨，子良嗣。

孫　曉

曉，嘉平中為黃門侍郎。〈《世語》曰：曉字季明，有通識。〉時校事放橫，曉上疏曰：

《周禮》云：『設官分職，以為民極。』《春秋傳》曰：『天有十日，人有十等。』愚不得臨賢，賤不得臨貴。於是並建聖哲，樹之風聲。明試以功，九載考績。各脩厥業，思不出位。故欒書欲拯晉侯，其子不聽；死人橫於街路，邴吉不問。上不責非職之功，下不務分外之賞，吏無兼統之勢，民無二事之役，斯誠為國要道，治亂所由也。遠覽典志，近觀秦漢，雖官名改易，職司不同，至於崇上抑下，顯分明例，其致一也。初無校事之官幹與庶政者也。昔武皇帝大業草創，眾官未備，而軍旅勤苦，民心不安，乃有小罪，不可不察，故置校事，取其一切耳，然檢禦有方，不至縱恣也。此霸世之權宜，非帝王之正典。其後漸蒙見任，復為疾病，轉相因仍，莫正其本。遂令上察宮廟，下攝眾司，官無局業，職無分限，隨意任情，唯心所適。法造於筆端，不依科詔；獄成於門下，不顧覆訊。其選官屬，以謹慎為粗疏，以諰詷為賢能。其治事，以刻暴為公嚴，以循理為怯弱。外則託天威以為聲勢，內則聚群奸以為腹心。大臣恥與分勢，含忍而不言，小人畏其鋒芒，鬱結而無告。至使尹模公於目下肆其奸慝；罪惡之著，行路皆知，纖惡之過，積年不聞。既非周禮設官之意，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。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，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，司隸校尉督察京輦，御史中丞董攝宮殿，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，申明科詔以督其違。若此諸賢猶不足任，校事小吏，益不可信。若此諸賢各思盡忠，校事區區，亦復無益。若更高選國士以為校事，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。若如舊選，尹模之姦今復發矣。進退推算，無所用之。昔桑弘羊為漢求利，卜式以為獨烹弘羊，天乃可雨。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，臣恐水旱之災，未必非校事之由也。曹恭公遠君子，近小人，國風託以為刺。衛獻公舍大臣，與小臣謀，定姜謂之有罪。縱令校事有益於國，以禮義言之，尚傷大臣之心，況姦回暴露，而復不罷，是兗闕不補，迷而不返也。

於是遂罷校事官。曉遷汝南太守，年四十餘薨。〈曉別傳曰：曉大著文章多亡失，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一。〉

郭嘉

郭嘉字奉孝，潁川陽翟人也。〈《傅子》曰：嘉少有遠量。漢末天下將亂。自弱冠匿名跡，密交結英雋，不與俗接，故時人多莫知，惟識達者奇之。年二十七，辟司徒府。〉初，北見袁紹，謂紹謀臣辛評、郭圖曰：「夫智者審於量主，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。

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，而未知用人之機。多端寡要，好謀無決，欲與共濟天下大難，定霸王之業，難矣！」於是遂去之。

先是時，潁川戲志才，籌畫士也，太祖甚器之。早卒。太祖與荀彧書曰：「自志才亡後，莫可與計事者。汝、潁固多奇士，誰可以繼之？」　彧薦嘉。召見，論天下事。太祖曰：「使孤成大業者，必此人也。」嘉出，亦喜曰：「真吾主也。」表為司空軍祭酒。〈傅子曰：太祖謂嘉曰：「本初擁冀州之眾，青、並從之，地廣兵強，而數為不遜。吾欲討之，力不敵，如何？」對曰：〉

劉、項之不敵，公所知也。漢祖唯智勝；項羽雖強，終為所禽。嘉竊料之，紹有十敗，公有十勝，雖兵強，無能為也。紹繁禮多儀，公體任自然，此道勝一也。紹以逆動，公奉順以率天下，此義勝二也。漢末政失於寬，紹以寬濟寬，故不攝，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，此治勝三也。紹外寬內忌，用人而疑之，所任唯親戚子弟，公外易簡而內機明，用人無疑，唯才所宜，不間遠近，此度勝四也。紹多謀少決，失在後事，公策得輒行，應變無窮，此謀勝五也。紹因累世之資，高議揖讓以收名譽，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，公以至心待人，推誠而行，不為虛美，以儉率下，與有功者無所吝，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原為用，此德勝六也。紹見人飢寒，卹念之形於顏色，其所不見，慮或不及也，所謂婦人之仁耳，公於目前小事，時有所忽，至於大事，與四海接，恩之所加，皆過其望，雖所不見，慮之所周，無不濟也，此仁勝七也。紹大臣爭權，讒言惑亂，公禦下以道，浸潤不行，此明勝八也。紹是非不可知，公所是進之以禮，所不是正之以法，此文勝九也。紹好為虛勢，不知兵要，公以少克眾，用兵如神，軍人恃之，敵人畏之，此武勝十也。

〈太祖笑曰：「如卿所言，孤何德以堪之也！」嘉又曰：「紹方北擊公孫瓚，可因其遠征，東取呂布。不先取布，若紹為寇，佈為之援，此深害也。」太祖曰：「然。」〉

征呂布，三戰破之，布退固守。時士卒疲倦，太祖欲引軍還，嘉說太祖急攻之，遂禽布。語在《荀攸傳》。〈《傅子》曰：太祖欲引軍還，嘉曰：「昔項籍七十餘戰，未嘗敗北，一朝失勢而身死國亡者，恃勇無謀故也。今布每戰輒破，氣衰力盡，內外失守。布之威力不及項籍，而困敗過之，若乘勝攻之，此成禽也。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《魏書》曰：劉備來奔，以為豫州牧。或謂太祖曰：「備有英雄志，今不早圖，後必為患。」太祖以問嘉，嘉曰：「有是。然公提劍起義兵，為百姓除暴，推誠仗信以招俊傑，猶懼其未也。今備有英雄名，以窮歸己而害之，是以害賢為名，則智士將自疑，回心擇主，公誰與定

天下？夫除一人之患，以沮四海之望，安危之機，不可不察！」太祖笑曰：「君得之矣。」傅子曰：初，劉備來降，太祖以客禮待之，使為豫州牧。嘉言於太祖曰：「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。張飛、關羽者，皆萬人之敵也，為之死用。嘉觀之，備終不為人下，其謀未可測也。古人有言：『一日縱敵，數世之患。』宜早為之所。」是時，太祖奉天子以號令天下，方招懷英雄以明大信，未得從嘉謀。會太祖使備要擊袁術，嘉與程昱俱駕而諫太祖曰：「放備，變作矣！」時備已去，遂舉兵以叛。太祖恨不用嘉之言。案《魏書》所云，與《傅子》正反也。〉

孫策轉鬬千里，盡有江東，聞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，將渡江北襲許。眾聞皆懼，嘉料之曰：「策新並江東，所誅皆英豪雄傑，能得人死力者也。然策輕而無備，雖有百萬之眾，無異於獨行中原也。若刺客伏起，一人之敵耳。以吾觀之，必死於匹夫之手。」策臨江未濟，果為許貢客所殺。〈《傅子》曰：太祖欲速征劉備，議者懼軍出，袁紹擊其後，進不得戰而退失所據。語在《武紀》。太祖疑，以問嘉。嘉勸太祖曰：「紹性遲而多疑，來必不速。備新起，眾心未附，急擊之必敗。此存亡之機，不可失也。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遂東征備。備敗奔紹，紹果不出。臣松之案武紀，決計征備，量紹不出，皆出自太祖。此云用嘉計，則為不同。又本傳稱（自）嘉料孫策輕佻，必死於匹夫之手，誠為明於見事。然自非上智，無以知其死在何年也。今正以襲許年死，此蓋事之偶合。〉

從破袁紹，紹死，又從討譚、尚於黎陽，連戰數克。諸將欲乘勝遂攻之，嘉曰：「袁紹愛此二子，莫適立也。有郭圖、逢紀為之謀臣，必交鬥其間，還相離也。急之則相持，緩之而後爭心生。不如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，以待其變；變成而後擊之，可一舉定也。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乃南征。軍至西平，譚、尚果爭冀州。譚為尚軍所敗，走保平原，遣辛毗乞降。太祖還救之，遂從定鄴。又從攻譚於南皮，冀州平。封嘉洧陽亭侯。〈《傅子》曰：河北既平，太祖多辟召青、冀、幽、并知名之士，漸臣使之，以為省事掾屬。皆嘉之謀也。〉

太祖將征袁尚及三郡烏丸，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太祖，嘉曰：

公雖威震天下，胡恃其遠，必不設備。因其無備，卒然擊之，可破滅也。且袁紹有恩於民夷，而尚兄弟生存。今四州之民，徒以威附，德施未加，舍而南征，尚因烏丸之資，招其死主之臣，胡人一動，民夷俱應，以生蹋頓之心，成覬覦之計，恐青、冀非己之有也。表，坐談客耳，自知才不足以御備，重任之則恐不能制，輕任之則備不為用，雖虛國遠征，公無憂矣。

太祖遂行。至易，嘉言曰：「兵貴神速。今千里襲人，輜重多，難以趣利，且彼聞之，必為備；不如留輜重，輕兵兼道以出，掩其不意。」太祖乃密出盧龍塞，直指單于庭。虜卒聞太祖至，惶怖合戰。大破之，斬蹋頓及名王已下。尚及兄熙走遼東。

嘉深通有算略，達於事情。太祖曰：「唯奉孝為能知孤意。」年三十八，自柳城還，疾篤，太祖問疾者交錯。及薨，臨其喪，哀甚，謂荀攸等曰：「諸君年皆孤輩也，唯奉孝最少。天下事竟，欲以後事屬之，而中年夭折，命也夫！」乃表曰：「軍祭酒郭嘉，自從征伐，十有一年。每有大議，臨敵制變。臣策未決，嘉輒成之。平定天下，謀功為高。不幸短命，事業未終。追思嘉勳，實不可忘。可增邑八百戶，並前千戶。」〈《魏書》載太祖表曰：「臣聞褒忠寵賢，未必當身，念功惟績，恩隆後嗣。是以楚宗孫叔，顯封厥子；岑彭既沒，爵及支庶。故軍祭酒郭嘉，忠良淵淑，體通性達。每有大議，發言盈庭，執中處理，動無遺策。自在軍旅，十有餘年，行同騎乘，坐共幄席，東禽呂布，西取眭固，斬袁譚之首，平朔土之眾，逾越險塞，盪定烏丸，震威遼東，以梟袁尚。雖假天威，易為指麾，至於臨敵，發揚誓命，凶逆克殄，勳實由嘉。方將表顯，短命早終。上為朝廷悼惜良臣，下自毒恨喪失奇佐。宜追增嘉封，並前千戶，褒亡為存，厚往勸來也。」〉謚曰貞侯。子奕嗣。〈《魏書》稱奕通達見理。奕字伯益，見王昶《家誡》。〉

後太祖征荊州還，於巴丘遇疾疫，燒船，歎曰：「郭奉孝在，不使孤至此。」〈《傅子》曰：太祖又云：「哀哉奉孝！痛哉奉孝！惜哉奉孝！」〉初，陳群非嘉不治行檢，數廷訴嘉，嘉意自若。太祖愈益重之，然以群能持正，亦悅焉。〈《傅子》曰：太祖與荀彧書，追傷嘉曰：「郭奉孝年不滿四十，相與周旋十一年，阻險艱難，皆共罹之。又以其通達，見世事無所凝滯，欲以後事屬之，何意卒爾失之，悲痛傷心。今表增其子滿千戶，然何益亡者，追念之感深。且奉孝乃知孤者也；天下人相知者少，又以此痛惜。奈何奈何！」又與彧書曰：「追惜奉孝，不能去心。其人見時事兵事，過絕於人。又人多畏病，南方有疫，常言『吾往南方，則不生還』。然與共論計，云當先定荊。此為不但見計之忠厚，必欲立功分，棄命定。事人心乃爾，何得使人忘之！」〉奕為太子文學，早薨。子深嗣。深薨，子獵嗣。〈《世語》曰：嘉孫敞，字泰中，有才識，位散騎常侍。〉

董昭

董昭字公仁，濟陰定陶人也。舉孝廉，除瘿陶長、柏人令，袁紹以為參軍事。紹逆公孫

瓚於界橋，鉅鹿太守李邵及郡冠蓋，以瓚兵強，皆欲屬瓚。紹聞之，使昭領鉅鹿。問：「御以何術？」對曰：「一人之微，不能消眾謀，欲誘致其心，唱與同議，及得其情，乃當權以制之耳。計在臨時，未可得言。」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為謀主，驚動吏民。昭至郡，偽作紹檄告郡云：「得賊羅候安平張吉辭，當攻鉅鹿，賊故孝廉孫伉等為應，檄到收行軍法，惡止其身，妻子勿坐。」昭案檄告令，皆即斬之。一郡惶恐，乃以次安慰，遂皆平集。事訖白紹，紹稱善。會魏郡太守栗攀為兵所害，紹以昭領魏郡太守。時郡界大亂，賊以萬數，遣使往來，交易市買。昭厚待之，因用為間，乘虛掩討，輒大克破。二日之中，羽檄三至。

昭弟訪，在張邈軍中。邈與紹有隙，紹受讒將致罪於昭。昭欲詣漢獻帝，至河內，為張楊所留。因楊上還印綬，拜騎都尉。時太祖領兗州，遣使詣楊，欲令假塗西至長安，楊不聽。昭說楊曰：「袁、曹雖為一家，勢不久羣。曹今雖弱，然實天下之英雄也，當故結之。況今有緣，宜通其上事，並表薦之；若事有成，永為深分。」楊於是通太祖上事，表薦太祖。昭為太祖作書與長安諸將李傕、郭汜等，各隨輕重致殷勤。楊亦遣使詣太祖。太祖遺楊犬馬金帛，遂與西方往來。天子在安邑，昭從河內往，詔拜議郎。

建安元年，太祖定黃巾於許，遣使詣河東。會天子還洛陽，韓暹、楊奉、董承及楊各違戾不和。昭以奉兵馬最強而少黨援，作太祖書與奉曰：

吾與將軍聞名慕義，便推赤心。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，反之舊都，翼佐之功，超世無疇，何其休哉！方今羣凶猾夏，四海未寧，神器至重，事在維輔；必須眾賢以清王軌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。心腹四支，實相恃賴，一物不備，則有闕焉。將軍當為內主，吾為外援。今吾有糧，將軍有兵，有無相通，足以相濟，死生契闊，相與共之。

奉得書喜悅，語諸將軍曰：「兗州諸軍近在許耳，有兵有糧，國家所當依仰也。」遂共表太祖為鎮東將軍，襲父爵費亭侯；昭遷符節令。

太祖朝天子於洛陽，引昭並坐，問曰：「今孤來此，當施何計？」昭曰：「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，入朝天子，輔翼王室，此五伯之功也。此下諸將，人殊意異，未必服從，今留匡弼，事勢不便，惟有移駕幸許耳。然朝廷播越，新還舊京，遠近跂望，冀一朝獲安。今復徙駕，不厭眾心。夫行非常之事，乃有非常之功，原將軍算其多者。」太祖曰：「此孤本志也。楊奉近在梁耳，聞其兵精，得無為孤累乎？」昭曰：「奉少黨援，將獨委質。鎮東、費亭之事，皆奉所定，又聞書命申束，足以見信。宜時遣使厚遺答謝，以安

其意。說『京都無糧，欲車駕暫幸魯陽，魯陽近許，轉運稍易，可無縣乏之憂』。奉為人勇而寡慮，必不見疑，比使往來，足以定計。奉何能為累！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即遣使詣奉。徙大駕至許。奉由是失望，與韓暹等到定陵鈔暴。太祖不應，密往攻其梁營，降誅即定。奉、暹失眾，東降袁術。三年，昭遷河南尹。時張楊為其將楊醜所殺，楊長史薛洪、河內太守繆尚城守待紹救。太祖令昭單身入城，告喻洪、尚等，即日舉眾降。以昭為冀州牧。

太祖令劉備拒袁術，昭曰：「備勇而志大，關羽、張飛為之羽翼，恐備之心未可得論也！」太祖曰：「吾已許之矣。」備到下邳，殺徐州刺史車冑，反。太祖自征備，徙昭為徐州牧。袁紹遣將顏良攻東郡，又徙昭為魏郡太守，從討良。良死後，進圍鄴城。袁紹同族春卿為魏郡太守，在城中，其父元長在揚州，太祖遣人迎之。

昭書與春卿曰：

蓋聞孝者不背親以要利，仁者不忘君以徇私，志士不探亂以徼幸，智者不詭道以自危。足下大君，昔避內難，南游百越，非疏骨肉，樂彼吳會，智者深識，獨或宜然。曹公愍其守志清恪，離羣寡儔，故特遣使江東，或迎或送，今將至矣。就令足下處偏平之地，依德義之主，居有泰山之固，身為喬松之偶，以義言之，猶宜背彼向此，舍民趣父也。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，魯人嘉之，而不書爵，然則王所未命，爵尊不成，春秋之義也。況足下今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，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？苟不逞之與羣，而厥父之不恤，不可以言孝。忘祖宗所居之本朝，安非正之姦職，難可以言忠。忠孝並替，難以言智。又足下昔日為曹公所禮辟，夫戚族人而疏所生，內所寓而外王室，懷邪祿而叛知己，遠福祚而近危亡，棄明義而收大恥，不亦可惜邪！若能翻然易節，奉帝養父，委身曹公，忠孝不墜，榮名彰矣。宜深留計，早決良圖。

鄴既定，以昭為諫議大夫。後袁尚依烏丸蹋頓，太祖將征之。患軍糧難致，鑿平虡、泉州二渠入海通運，昭所建也。太祖表封千秋亭侯，轉拜司空軍祭酒。

後昭建議：「宜脩古建封五等。」太祖曰：「建設五等者，聖人也，又非人臣所製，吾何以堪之？」昭曰：

自古以來，人臣匡世，未有今日之功。有今日之功，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。今明公恥有慚德而未盡善，樂保名節而無大責，德美過於伊、周，此至德之所極也。然太甲、成

王未必可遭，今民難化，甚於殷、周，處大臣之勢，使人以大事疑己，誠不可不重慮也。明公雖邁威德，明法術，而不定其基，為萬世計，猶未至也。定基之本，在地與人，宜稍建立，以自藩衛。明公忠節穎露，天威在顏，耿弇床下之言，硃英無妄之論，不得過耳。昭受恩非凡，不敢不陳。

〈《獻帝春秋》曰：昭與列侯諸將議，以丞相宜進爵國公，九錫備物，以彰殊勳；書與荀彧曰：「昔周旦、呂望，當姬氏之盛，因二聖之業，輔翼成王之幼，功勳若彼，猶受上爵，錫土開宇。末世田單，驅強齊之眾，報弱燕之怨，收城七十，迎复襄王；襄王加賞於單，使東有掖邑之封，西有菑上之虞。前世錄功，濃厚如此。今曹公遭海內傾覆，宗廟焚滅，躬擐甲冑，周旋征伐，櫛風沐雨，且三十年，芟夷羣凶，為百姓除害，使漢室復存，劉氏奉祀。方之曩者數公，若太山之與丘垤，豈同日而論乎？今徒與列將功臣，並侯一縣，此豈天下所望哉！」〉後太祖遂受魏公、魏王之號，皆昭所創。

及關羽圍曹仁於樊，孫權遣使辭以「遣兵西上，欲掩取羽。江陵、公安累重，羽失二城，必自奔走，樊軍之圍，不救自解。乞密不漏，令羽有備。」太祖詰羣臣，羣臣咸言宜當密之。昭曰：「軍事尚權，期於合宜。宜應權以密，而內露之。羽聞權上，若還自護，圍則速解，便獲其利。可使兩賊相對銜持，坐待其弊。秘而不露，使權得志，非計之上。又，圍中將吏不知有救，計糧怖懼，儻有他意，為難不小。露之為便。且羽為人強梁，自恃二城守固，必不速退。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即敕救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裡及羽屯中，圍裡聞之，志氣百倍。羽果猶豫。權軍至，得其二城，羽乃破敗。

文帝即王位，拜昭將作大匠。及踐阼，遷大鴻臚，進封右鄉侯。二年，分邑百戶，賜昭弟訪爵關內侯，徙昭為侍中。三年，征東大將軍曹休臨江在洞浦口，自表：「原將銳卒虎步江南，因敵取資，事必克捷；若其無臣，不須為念。」帝恐休便渡江，驛馬詔止。時昭侍側，因曰：「竊見陛下有憂色，獨以休濟江故乎？今者渡江，人情所難，就休有此志，勢不獨行，當須諸將。臧霸等既富且貴，無復他望，但欲終其天年，保守祿祚而已，何肯乘危自投死地，以求徼倖？苟霸等不進，休意自沮。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，猶必沉吟，未便從命也。」是後無幾，暴風吹賊船，悉詣休等營下，斬首獲生，賊遂迸散。詔敕諸軍促渡。軍未時進，賊救船遂至。

大駕幸宛，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，未拔。時江水淺狹，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，作浮橋，南北往來，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。昭上疏曰：

武皇帝智勇過人，而用兵畏敵，不敢輕之若此也。夫兵好進惡退，常然之數。平地無險，猶尚艱難，就當深入，還道宜利，兵有進退，不可如意。今屯渚中，至深也；浮橋而濟，至危也；一道而行，至狹也：三者兵家所忌，而今行之。賊頻攻橋，誤有漏失，渚中精銳，非魏之有，將轉化為吳矣。臣私慼之，忘寢與食，而議者怡然不以為憂，豈不惑哉！加江水向長，一旦暴增，何以防禦？就不破賊，尚當自完。奈何乘危，不以為懼？事將危矣，惟陛下察之！

帝悟昭言，即詔尚等促出。賊兩頭並前，官兵一道引去，不時得洩，將軍石建、高遷僅得自免。軍出旬日，江水暴長。帝曰：「君論此事，何其審也！正使張、陳當之，何以復加。」五年，徙封成都鄉侯，拜太常。其年，徙光祿大夫、給事中。從大駕東征，七年還，拜太僕。明帝即位，進爵樂平侯，邑千戶，轉衛尉。分邑百戶，賜一子爵關內侯。

太和四年，行司徒事，六年，拜真。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：

凡有天下者，莫不貴尚敦朴忠信之士，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，以其毀教亂治，敗俗傷化也。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，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。伏惟前後聖詔，深疾浮偽，欲以破散邪黨，常用切齒；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，莫能糾擿，毀壞風俗，侵欲滋甚。竊見當今年少，不復以學問為本，專更以交遊為業；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為首，乃以趨勢遊利為先。合黨連羣，互相褒嘆，以毀訾為罰戮，用黨譽為爵賞，附己者則嘆之盈言，不附者則為作瑕釁。至乃相謂『今世何憂不度邪，但求人道不勤，羅之不博耳；又何患其不知己矣，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。』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，冒之出入，往來禁奧，交通書疏，有所探問。凡此諸事，皆法之所不取，刑之所不赦，雖諷、偉之罪，無以加也。

帝於是發切詔，斥免諸葛誕、鄧颺等。昭年八十一薨，謚曰定侯。子胄嗣。胄歷位郡守、九卿。

劉曄

劉曄字子揚，淮南成悳人，〈悳音德。〉漢光武子阜陵王延後也。父普，母脩，產渙及曄。渙九歲，曄七歲，而母病困。臨終，戒渙、曄以「普之侍人，有諂害之性。身死之後，懼必亂家。汝長大能除之，則吾無恨矣。」曄年十三，謂兄渙曰：「亡母之言，可以行矣。」渙曰：「那可爾！」曄即入室殺侍者，徑出拜墓。舍內大駕，白普。普怒，

遣人追曄。曄還拜謝曰：「亡母顧命之言，敢受不請擅行之罰。」普心異之，遂不責也。汝南許劭名知人，避地揚州，稱曄有佐世之才。

揚士多輕俠狡桀，有鄭寶、張多、許乾之屬，各擁部曲。寶最驍果，才力過人，一方所憚。欲驅略百姓越赴江表，以曄高族名人，欲強逼曄使唱導此謀。曄時年二十餘，心內憂之，而未有緣。會太祖遣使詣州，有所案問。曄往見，為論事勢，要將與歸，駐止數日。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使，曄令家僮將其眾坐中門外，為設酒飯；與寶於內宴飲。密勒健兒，令因行觴而斫寶。寶性不甘酒，視候甚明，觴者不敢發。曄因自引取佩刀斫殺寶，斬其首以令其軍，云：「曹公有令，敢有動者，與寶同罪。」眾皆驚怖，走還營。營有督將精兵數千，懼其為亂，曄即乘寶馬，將家僮數人，詣寶營門，呼其渠帥，喻以禍福，皆叩頭開門內曄。曄撫慰安懷，咸悉悅服，推曄為主。曄睹漢室漸微，己為支屬，不欲擁兵，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勳。勳怪其故，曄曰：「寶無法制，其眾素以鈔略為利，僕宿無資，而整齊之，必懷怨難久，故相與耳。」時勳兵強於江、淮之間。孫策惡之，遣使卑辭厚幣，以書說勳曰：「上繚宗民，數欺下國，忿之有年矣。擊之，路不便，原因大國伐之。上繚甚實，得之可以富國，請出兵為外援。」勳信之，又得策珠寶、葛越，喜悅。外內盡賀，而曄獨否。勳問其故，對曰：「上繚雖小，城堅池深，攻難守易，不可旬日而舉，則兵疲於外，而國內虛。策乘虛而襲我，則後不能獨守。是將軍進屈於敵，退無所歸。若軍必出，禍今至矣。」勳不從。興兵伐上繚，策果襲其後。勳窮蹴，遂奔太祖。

太祖至壽春，時廬江界有山賊陳策，眾數萬人，臨險而守。先時遣偏將致誅，莫能禽克。太祖問羣下，可伐與不？咸云：「山峻高而谿谷深隘，守易攻難；又無之不足為損，得之不足為益。」曄曰：

策等小豎，因亂赴險，遂相依為強耳，非有爵命威信相伏也。往者偏將資輕，而中國未夷，故策敢據險以守。今天下略定，後伏先誅。夫畏死趨賞，愚知所同，故廣武君為韓信畫策，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鄰國也。豈況明公之德，東征西怨，先開賞募，大兵臨之，令宣之日，軍門啟而虜自潰矣。

太祖笑曰：「卿言近之！」遂遣猛將在前，大軍在後，至則克策，如曄所度。太祖還，辟曄為司空倉曹掾。〈《傅子》曰：太祖徵曄及蔣濟、胡質等五人，皆揚州名士。每舍亭傳，未曾不講，所以見重；內論國邑先賢、禦賊固守、行軍進退之宜，外料敵之變化、彼我虛實、戰爭之術，夙夜不解。而曄獨臥車中，終不一言。濟怪而問之，曄答曰：「

對明主非精神不接，精神可學而得乎？」及見太祖，太祖果問揚州先賢，賊之形勢。四人爭對，待次而言，再見如此，太祖每和悅，而曄終不一言。四人笑之。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，曄乃設遠言以動太祖，太祖適知便止。若是者三。其旨趣以為遠言宜徵精神，獨見以盡其機，不宜於猥坐說也。太祖已探見其心矣，坐罷，尋以四人為令，而授曄以心腹之任；每有疑事，輒以函問曄，至一夜數十至耳。〉

太祖征張魯，轉曄為主簿。既至漢中，山峻難登，軍食頗乏。太祖曰：「此妖妄之國耳，何能為有無？吾軍少食，不如速還。」便自引歸，令曄督後諸軍，使以次出。曄策魯可克，加糧道不繼，雖出，軍猶不能皆全，馳白太祖：「不如致攻。」遂進兵，多出弩以射其營。魯奔走，漢中遂平。曄進曰：

明公以步卒五千，將誅董卓，北破袁紹，南征劉表，九州百郡，十併其八，威震天下，勢慴海外。今舉漢中，蜀人望風，破膽失守，推此而前，蜀可傳檄而定。劉備，人傑也，有度而遲，得蜀日淺，蜀人未恃也。今破漢中，蜀人震恐，其勢自傾。以公之神明，因其傾而壓之，無不克也。若小緩之，諸葛亮明於治而為相，關羽、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，蜀民既定，據險守要，則不可犯矣。今不取，必為後憂。

太祖不從，〈《傅子》曰：居七日，蜀降者說：「蜀中一日數十驚，備雖斬之而不能安也。」太祖延問曄曰：「今尚可擊不？」曄曰：「今已小定，未可擊也。」〉大軍遂還。曄自漢中還，為行軍長史，兼領軍。延康元年，蜀將孟達率眾降。達有容止才觀，文帝甚器愛之，使達為新城太守，加散騎常侍。曄以為「達有苟得之心，而恃才好術，必不能感恩懷義。新城與吳、蜀接連，若有變態，為國生患。」文帝竟不易，後達終於叛敗。〈《傅子》曰：初，太祖時，魏諷有重名，自卿相以下皆傾心交之。其後孟達去劉備歸文帝，論者多稱有樂毅之量。曄一見諷、達而皆云必反，卒如其言。〉

黃初元年，以曄為侍中，賜爵關內侯。詔問羣臣令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吳不。眾議咸云：「蜀，小國耳，名將唯羽。羽死軍破，國內憂懼，無緣復出。」曄獨曰：「蜀雖狹弱，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強，勢必用眾以示其有餘。且關羽與備，義為君臣，恩猶父子；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，於終始之分不足。」後備果出兵擊吳。吳悉國應之，而遣使稱藩。朝臣皆賀，獨曄曰：「吳絕在江、漢之表，無內臣之心久矣。陛下雖齊德有虞，然醜虜之性，未有所感。因難求臣，必難信也。彼必外迫內困，然後發此使耳，可因其窮，襲而取之。夫一日縱敵，數世之患，不可不察也。」備軍敗退，吳禮敬轉廢，帝欲興眾伐之，曄以為「彼新得志，上下齊心，而阻帶江湖，必難倉卒。」帝不聽。〈《傅子》曰：

孫權遣使求降，帝以問曄。曄對曰：〉

權無故求降，必內有急。權前襲殺關羽，取荊州四郡，備怒，必大興師伐之。外有強寇，眾心不安，又恐中國承其釁而伐之，故委地求降，一以卻中國之兵，二則假中國之援，以強其眾而疑敵人。權善用兵，見策知變，其計必出於此。今天下三分，中國十有其八。吳、蜀各保一州，阻山依水，有急相救，此小國之利也。今還自相攻，天亡之也。宜大興師，徑渡江襲其內。蜀攻其外，我襲其內，吳之亡不出旬月矣。吳亡則蜀孤。若割吳半，蜀固不能久存，況蜀得其外，我得其內乎！

〈帝曰：「人稱臣降而伐之，疑天下欲來者心，必以為懼，其殆不可！孤何不且受吳降，而襲蜀之後乎？」對曰：「蜀遠吳近，又聞中國伐之，便還軍，不能止也。今備已怒，故興兵擊吳，聞我伐吳，知吳必亡，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，必不改計抑怒救吳，必然勢也。」帝不聽，遂受吳降，即拜權為吳王。曄又進曰：〉

不可。先帝征伐，天下兼其八，威震海內，陛下受禪即真，德合天地，聲暨四遠，此實然之勢，非卑臣頌言也。權雖有雄才，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，官輕勢卑。士民有畏中國心，不可強迫與成所謀也。不得已受其降，可進其將軍號，封十萬戶侯，不可即以為王也。夫王位，去天子一階耳，其禮秩服御相亂也。彼直為侯，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。我信其偽降，就封殖之，崇其位號，定其君臣，是為虎傅翼也。權既受王位，卻蜀兵之後，外盡禮事中國，使其國內皆聞之，內為無禮以怒陛下。陛下赫然發怒，興兵討之，乃徐告其民曰：『我委身事中國，不愛珍貨重寶，隨時貢獻，不敢失臣禮也，無故伐我，必欲殘我國家，俘我民人子女以為僮隸僕妾。』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。信其言而感怒，上下同心，戰加十倍矣。

〈又不從。遂即拜權為吳王。權將陸議大敗劉備，殺其兵八萬餘人，備僅以身免。權外禮愈卑，而內行不順，果如曄言。〉五年，幸廣陵泗口，命荊、揚州諸軍並進。會羣臣，問：「權當自來不？」咸曰：「陛下親征，權恐怖，必舉國而應。又不敢以大眾委之臣下，必自將而來。」曄曰：「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己，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，必勒兵待事，未有進退也。」大駕停住積日，權果不至，帝乃旋師。云：「卿策之是也。當念為吾滅二賊，不可但知其情而已。」

明帝即位，進爵東亭侯，邑三百戶。詔曰：

尊嚴祖考，所以崇孝表行也；追本敬始，所以篤教流化也。是以成湯、文、武，實造商、周，詩、書之義，追尊稷、契，歌頌有娀、姜嫄之事，明盛德之源流，受命所由興也。自我魏室之承天序，既發跡於高皇、太皇帝，而功隆於武皇、文皇帝。至於高皇之父處士君，潛脩德讓，行動神明，斯乃乾坤所福饗，光靈所從來也。而精神幽遠，號稱罔記，非所謂崇孝重本也。其令公卿已下，會議號謚。

曄議曰：

聖帝孝孫之欲褒崇先祖，誠無量已。然親疏之數，遠近之降，蓋有禮紀，所以割斷私情，克成公法，為萬世式也。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者，以其佐唐有功，名在祀典故也。至於漢氏之初，追謚之義，不過其父。上比周室，則大魏發跡自高皇始；下論漢氏，則追謚之禮不及其祖。此誠往代之成法，當今之明義也。陛下孝思中發，誠無已已，然君舉必書，所以慎於禮制也。以為追尊之義，宜齊高皇而已。

尚書衛臻與曄議同，事遂施行。

遼東太守公孫淵奪叔父位，擅自立，遣使表狀。曄以為公孫氏漢時所用，遂世官相承，水則由海，陸則阻山，故胡夷絕遠難制，而世權日久。今若不誅，後必生患。若懷貳阻兵，然後致誅，於事為難。不如因其新立，有黨有仇，先其不意，以兵臨之，開設賞募，可不勞師而定也。後淵竟反。

曄在朝，略不交接時人。或問其故，曄答曰：「魏室即阼尚新，智者知命，俗或未咸。僕在漢為支葉，於魏備腹心，寡偶少徒，於宜未失也。」太和六年，以疾拜太中大夫。有間，為大鴻臚，在位二年遜位，復為太中大夫，薨。謚曰景侯。子寓嗣。〈《傅子》曰：曄事明皇帝，又大見親重。帝將伐蜀，朝臣內外皆曰「不可」。曄入與帝議，因曰「可伐」；出與朝臣言，因曰「不可伐」。曄有膽智，言之皆有形。中領軍楊暨，帝之親臣，又重曄，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，每從內出，輒過曄，曄講不可之意。後暨從駕行天淵池，帝論伐蜀事，暨切諫。帝曰：「卿書生，焉知兵事！」暨謙謝曰：「臣出自儒生之末，陛下過聽，拔臣羣萃之中，立之六軍之上，臣有微心，不敢不盡言。臣言誠不足採，侍中劉曄先帝謀臣，常曰蜀不可伐。」帝曰：「曄與吾言蜀可伐。」暨曰：「曄可召質也。」詔召曄至，帝問曄，終不言。後獨見，曄責帝曰：「伐國，大謀也，臣得與聞大謀，常恐瞇夢漏洩以益臣罪，焉敢向人言之？夫兵，詭道也，軍事未發，不厭其密也。陛下顯然露之，臣恐敵國已聞之矣。」於是帝謝之。曄見出，責暨曰：「夫釣者

中大魚，則縱而隨之，須可制而後牽，則無不得也。人主之威，豈徒大魚而已！子誠直臣，然計不足採，不可不精思也。」暨亦謝之。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。或惡曄於帝曰：「曄不盡忠，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。陛下試與曄言，皆反意而問之，若皆與所問反者，是曄常與聖意合也。复每問皆同者，曄之情必無所逃矣。」帝如言以驗之，果得其情，從此疏焉。曄遂發狂，出為大鴻臚，以憂死。　諺曰「巧詐不如拙誠」，信矣。以曄之明智權計，若居之以德義，行之以忠信，古之上賢，何以加諸？獨任才智，不與世士相經緯，內不推心事上，外困於俗，卒不能自安於天下，豈不惜哉！〉

子　陶

少子陶，亦高才而薄行，官至平原太守。〈《王弼傳》曰：淮南人劉陶，善論縱橫，為當時所推。《傅子》曰：陶字季冶，善名稱，有大辯。曹爽時為選部郎，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呂。當此之時，其人意陵青雲，謂玄曰：「仲尼不聖。何以知其然？智者圖國；天下羣愚，如弄一丸於掌中，而不能得天下。」玄以其言大惑，不復詳難也。謂之曰：「天下之質，變無常也。今見卿窮！」爽之敗，退居里舍，乃謝其言之過。干寶《晉紀》曰：毌丘儉之起也，大將軍以問陶，陶答依違。大將軍怒曰：「卿平生與吾論天下事，至於今日而更不盡乎？」乃出為平原太守，又追殺之。〉

蔣濟

蔣濟字子通，楚國平阿人也。仕郡計吏、州別駕。建安十三年，孫權率眾圍合肥。時大軍征荊州，遇疾疫，唯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，過領汝南兵以解圍，頗复疾疫。濟乃密白刺史偽得喜書，雲步騎四萬已到霅婁，遣主簿迎喜。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，一部得入城，二部為賊所得。權信之，遽燒圍走，城用得全。明年使於譙，太祖問濟曰：「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，徙燕、白馬民，民不得走，賊亦不敢鈔。今欲徙淮南民，何如？」濟對曰：「是時兵弱賊強，不徙必失之。自破袁紹，北拔柳城，南向江、漢，荊州交臂，威震天下，民無他志。然百姓懷土，實不樂徙，懼必不安。」太祖不從，而江、淮間十餘萬眾，皆驚走吳。後濟使詣鄴，太祖迎見大笑曰：「本但欲使避賊，乃更驅盡之。」拜濟丹陽太守。

大軍南征還，以溫恢為揚州刺史，濟為別駕。令曰：「季子為臣，吳宜有君。今君還州，吾無憂矣。」民有誣告濟為謀叛主率者，太祖聞之，指前令與左將軍於禁、沛相封仁等曰：「蔣濟寧有此事！有此事，吾為不知人也。此必愚民樂亂，妄引之耳。」促理出之。

辟為丞相主簿西曹屬。令曰：「舜舉皋陶，不仁者遠；臧否得中，望於賢屬矣。」關羽圍樊、襄陽。太祖以漢帝在許，近賊，欲徙都。司馬宣王及濟說太祖曰：「於禁等為水所沒，非戰攻之失，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。劉備、孫權，外親內疏，關羽得志，權必不原也。可遣人勸躡其後，許割江南以封權，則樊圍自解。」太祖如其言。權聞之，即引兵西襲公安、江陵。羽遂見禽。

文帝即王位，轉為相國長史。及踐阼，出為東中郎將。濟請留，詔曰：「高祖歌曰『安得猛士守四方』！天下未寧，要須良臣以鎮邊境。如其無事，乃還鳴玉，未為後也。」濟上萬機論，帝善之。入為散騎常侍。時有詔，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：「卿腹心重將，特當任使。恩施足死，惠愛可懷。作威作福，殺人活人。」尚以示濟。濟既至，帝問曰；「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？」濟對曰：「未有他善，但見亡國之語耳。」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，濟具以答，因曰：「夫『作威作福』，書之明誡。『天子無戲言』，古人所慎。惟陛下察之！」於是帝意解，遣追取前詔。

黃初三年，與大司馬曹仁征吳，濟別襲羨谿。仁欲攻濡須洲中，濟曰：「賊據西岸，列船上流，而兵入洲中，是為自內地獄，危亡之道也。」仁不從，果敗。仁薨，復以濟為東中郎將，代領其兵。詔曰：「卿兼資文武，志節慷慨，常有超越江湖吞吳會之志，故复授將率之任。」頃之，徵為尚書。車駕幸廣陵，濟表水道難通，又上《三州論》以諷帝。帝不從，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。議者欲就留兵屯田，濟以為東近湖，北臨淮，若水盛時，賊易為寇，不可安屯。帝從之，車駕即發。還到精湖，水稍盡，盡留船付濟。船本歷適數百里中，濟更鑿地作四五道，蹴船令聚；豫作土豚遏斷湖水，皆引後船，一時開遏入淮中。帝還洛陽，謂濟曰：「事不可不曉。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池中，卿於後致之，略與吾俱至譙。又每得所陳，實入吾意。自今討賊計畫，善思論之。」

明帝即位，賜爵關內侯。大司馬曹休帥軍向皖，濟表以為「深入虜地，與權精兵對，而硃然等在上流，乘休後，臣未見其利也。」軍至皖，吳出兵安陸，濟又上疏曰：「今賊示形於西，必欲並兵圖東，宜急詔諸軍往救之。」會休軍已敗，盡棄器仗輜重退還。吳欲塞夾石，遇救兵至，是以官軍得不沒。遷為中護軍。

時中書監、令號為專任，濟上疏曰：

大臣太重者國危，左右太親者身蔽，古之至戒也。往者大臣秉事，外內扇動。陛下卓然自覽萬機，莫不祗肅。夫大臣非不忠也，然威權在下，則眾心慢上，勢之常也。陛

下既已察之於大臣，原無忘於左右。左右忠正遠慮，未必賢於大臣，至於便辟取合，或能工之。今外所言，輒云中書，雖使恭慎不敢外交，但有此名，猶惑世俗。況實握事要，日在目前，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，眾臣見其能推移於事，即亦因時而向之。一有此端，因當內設自完，以此眾語，私招所交，為之內援。若此，臧否毀譽，必有所興，功負賞罰，必有所易；直道而上者或壅，曲附左右者反達。因微而入，緣形而出，意所狎信，不復猜覺。此宜聖智所當早聞，外以經意，則形際自見。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，莫適以聞。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，公聽並觀，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，將改曲易調，遠與黃、唐角功，近昭武、文之跡，豈近習而已哉！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己明，當有所付。三官任一臣，非周公旦之忠，又非管夷吾之公，則有弄機敗官之弊。當今柱石之士雖少，至於行稱一州，智效一官，忠信竭命，各奉其職，可並驅策，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。

詔曰：「夫骨鯁之臣，人主之所仗也。濟才兼文武，服勤盡節，每軍國大事，輒有奏議，忠誠奮發，吾甚壯之。」就遷為護軍將軍，加散騎常侍。〈司馬彪《戰略》曰：太和六年，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，幽州刺史王雄陸道，並攻遼東。蔣濟諫曰：「凡非相吞之國，不侵叛之臣，不宜輕伐。伐之而不制，是驅使為賊。故曰『虎狼當路，不治狐狸。先除大害，小害自已』。今海表之地，累世委質，歲選計考，不乏職貢。議者先之，正使一舉便克，得其民不足益國，得其財不足為富；儻不如意，是為結怨失信也。」帝不聽，豫行竟無成而還。〉

景初中，外勤征役，內務宮室，怨曠者多，而年穀飢儉。濟上疏曰：

陛下方當恢崇前緒，光濟遺業，誠未得高枕而治也。今雖有十二州，至於民數，不過漢時一大郡。二賊未誅，宿兵邊陲，且耕且戰，怨曠積年。宗廟宮室，百事草創，農桑者少，衣食者多，今其所急，唯當息耗百姓，不至甚弊。弊劾之民，儻有水旱，百萬之眾，不為國用。凡使民必須農隙，不奪其時。夫欲大興功之君，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。句踐養胎以待用，昭王卹病以雪仇，故能以弱燕服強齊，羸越滅勁吳。今二敵不攻不滅，不事即侵，當身不除，百世之責也。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，捨其緩者，專心討賊，臣以為無難矣。又歡娛之耽，害於精爽；神太用則竭，形太勞則弊。原大簡賢妙，足以充『百斯男』者。其冗散未齒，且悉分出，務在清靜。

詔曰：「微護軍，吾弗聞斯言也。」〈《漢晉春秋》曰：公孫淵聞魏將來討，復稱臣於孫權，乞兵自救。帝問濟：「孫權其救遼東乎？」濟曰：「彼知官備以固，利不可得，

深入則非力所能，淺入則勞而無獲；權雖子弟在危，猶將不動，況異域之人，兼以往者之辱乎！今所以外揚此聲者，譎其行人疑於我，我之不克，冀折後事已耳。然沓渚之間，去淵尚遠，若大軍相持，事不速決，則權之淺規，或能輕兵掩襲，未可測也。」〉

齊王即位，徙為領軍將軍，進爵昌陵亭侯，〈《列異傳》曰：濟為領軍，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：「死生異路，我生時為卿相子孫，今在地下為泰山伍伯，憔悴困辱，不可復言。今太廟西謳士孫阿，今見召為泰山令，原母為白侯，屬阿令轉我得樂處。」言訖，母忽然驚寤，明日以白濟。濟曰：「夢為爾耳，不足怪也。」明日暮，復夢曰：「我來迎新君，止在廟下。未發之頃，暫得來歸。新君明日日中當發，臨發多事，不復得歸，永辭於此。侯氣強，難感悟，故自訴於母，原重啟侯，何惜不一試驗之？」遂道阿之形狀，言甚備悉。天明，母重啟侯：「雖云夢不足怪，此何太適？適亦何惜不一驗之？」濟乃遣人詣太廟下，推問孫阿，果得之，形狀證驗悉如兒言。濟涕泣曰：「幾負吾兒！」於是乃見孫阿，具語其事。阿不懼當死，而喜得為泰山令，惟恐濟言不信也。曰：「若如節下言，阿之原也。不知賢子欲得何職？」濟曰：「隨地下樂者與之。」阿曰：「輒當奉教。」乃厚賞之，言訖遣還。濟欲速知其驗，從領軍門至廟下，十步安一人，以傳阿消息。辰時傳阿心痛，巳時傳阿劇，日中傳阿亡。濟泣曰：「雖哀吾兒之不幸，且喜亡者有知。」後月餘，兒復來語母曰：「已得轉為錄事矣。」〉遷太尉。

初，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，以魏為舜後，推舜配天。濟以為舜本姓媯，其苗曰田，非曹之先，著文以追詰隆。〈臣松之案蔣濟立郊議稱《曹騰碑》文云「曹氏族出自邾」，《魏書》述曹氏胤緒亦如之。魏武作家傳，自云曹叔振鐸之後。故陳思王作武帝誄曰：「於穆武皇，胄稷胤周。」此其不同者也。及至景初，明帝從高堂隆議，謂魏為舜後，後魏為禪晉文，稱「昔我皇祖有虞」，則其異彌甚。尋濟難隆，及與尚書繆襲往反，並有理據，文多不載。濟亦未能定氏族所出，但謂「魏非舜後而橫祀非族，降黜太祖，不配正天，皆為繆妄」。然於時竟莫能正。　濟又難：鄭玄注《祭法》云「有虞以上尚德，禘郊祖宗，配用有德，自夏已下，稍用其姓氏。」濟曰：「夫虯龍神於獺，獺自祭其先，不祭虯龍也。騏驎白虎仁於豺，豺自祭其先，不祭騏虎也。如玄之說，有虞已上，豺獺之不若邪？臣以為祭法所云，見疑學者久矣，鄭玄不考正其違而就通其義。」濟豺獺之譬，雖似俳諧，然其義旨，有可求焉。〉

是時，曹爽專政，丁謐、鄧颺等輕改法度。會有日蝕變，詔羣臣問其得失，濟上疏曰：

昔大舜佐治，戒在比周；周公輔政，慎於其朋；齊侯問災，晏嬰對以布惠；魯君問

異，臧孫答以緩役。應天塞變，乃實人事。今二賊未滅，將士暴露已數十年，男女怨曠，百姓貧苦。夫為國法度，惟命世大才，乃能張其綱維以垂於後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？終無益於治，適足傷民，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，率以清平，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。

以隨太傅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，誅曹爽等，進封都鄉侯，邑七百戶。濟上疏曰：「臣忝寵上司，而爽敢苞藏禍心，此臣之無任也。太傅奮獨斷之策，陛下明其忠節，罪人伏誅，社稷之福也。夫封寵慶賞，必加有功。今論謀則臣不先知，語戰則非臣所率，而上失其制，下受其弊。臣備宰司，民所具瞻，誠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，推讓之風由此而廢。」固辭，不許。〈孫盛曰：蔣濟之辭邑，可謂不負心矣。語曰「不為利回，不為義疚」，蔣濟其有焉。〉是歲薨，謚曰景侯。〈《世語》曰：初，濟隨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，濟書與曹爽，言宣王旨「惟免官而已」，爽遂誅滅。濟病其言之失信，發病卒。〉子秀嗣。秀薨，子凱嗣。咸熙中，開建五等，以濟著勳前朝，改封凱為下蔡子。

劉放

劉放字子棄，涿郡人，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。歷郡綱紀，舉孝廉。遭世大亂，時漁陽王松據其土，放往依之。太祖克冀州，放說松曰：

往者董卓作逆，英雄並起，阻兵擅命，人自封殖，惟曹公能拔拯危亂，翼戴天子，奉辭伐罪，所向必克。以二袁之強，守則淮南冰消，戰則官渡大敗；乘勝席捲，將清河朔，威刑既合，大勢以見。速至者漸福，後服者先亡，此乃不俟終日馳騖之時也。昔黯布棄南面之尊，仗劍歸漢，誠識廢興之理，審去就之分也。將軍宜投身委命，厚自結納。

松然之。會太祖討袁譚於南皮，以書招松，松舉雍奴、泉州、安次以附之。放為松答太祖書，其文甚麗。太祖既善之，又聞其說，由是遂辟放。建安十年，與松俱至。太祖大悅，謂放曰：「昔班彪依竇融而有河西之功，今一何相似也！」乃以放參司空軍事，歷主簿記室，出為郃陽、祋祤、〈祋音都活反。祤音詡。〉贊令。

魏國既建，與太原孫資俱為秘書郎。先是，資亦歷縣令，參丞相軍事。〈資別傳曰：資字彥龍。幼而岐嶷，三歲喪二親，長於兄嫂。講業太學，博覽傳記，同郡王允一見而奇之。太祖為司空，又辟資。會兄為鄉人所害，資手刃報讎，乃將家屬避地河東，故遂不應命。尋復為本郡所命，以疾辭。友人河東賈逵謂資曰：「足下抱逸羣之才，值舊邦傾覆，主將殷勤，千里延頸，宜崇古賢桑梓之義。而久盤桓，拒違君命，斯猶曜和璧於秦

王之庭，而塞以連城之價耳。竊為足下不取也！」資感其言，遂往應之。到署功曹，舉計吏。尚書令荀彧見資，歎曰：「北州承喪亂已久，謂其賢智零落，今日乃復見孫計君乎！」表留以為尚書郎。辭以家難，得還河東。〉

文帝即位，放、資轉為左右丞。數月，放徙為令。黃初初，改秘書為中書，以放為監，資為令，各加給事中；放賜爵關內侯，資為關中侯，遂掌機密。三年，放進爵魏壽亭侯，資關內侯。明帝即位，尤見寵任，同加散騎常侍；進放爵西鄉侯，資樂陽亭侯。〈資別傳曰：諸葛亮出在南鄭，時議者以為可因發大兵，就討之，帝意亦然，以問資。資曰：〉

昔武皇帝征南鄭，取張魯，陽平之役，危而後濟。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，數言『南鄭直為天獄，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』，言其深險，喜出淵軍之辭也。又武皇帝聖於用兵，察蜀賊棲於山岩，視吳虜竄於江湖，皆橈而避之，不責將士之力，不爭一朝之忿，誠所謂見勝而戰，知難而退也。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，道既險阻，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，凡用十五六萬人，必當復更有所發興。天下騷動，費力廣大，此誠陛下所宜深慮。夫守戰之力，力役參倍。但以今日見兵，分命大將據諸要險，威足以震攝強寇，鎮靜疆場，將士虎睡，百姓無事。數年之間，中國日盛，吳蜀二虜必自罷弊。

〈帝由是止。時吳人彭綺又舉義江南，議者以為因此伐之，必有所克。帝問資，資曰：「鄱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，眾弱謀淺，旋輒乖散。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勢，言洞浦殺萬人，得船千萬，數日間船人復會；江陵被圍歷月，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，而其土地無崩解者。是有法禁，上下相奉持之明驗也。以此推綺，懼未能為權腹心大疾也。」綺果尋敗亡。〉

太和末，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，招誘公孫淵。帝欲邀討之，朝議多以為不可。惟資決行策，果大破之，進爵左鄉侯。〈《魏氏春秋》曰：烏丸校尉田豫帥西部鮮卑洩歸尼等出塞，討軻比能、智鬱築鞬，破之，還至馬邑故城，比能帥三萬騎圍豫。帝聞之，計未有所出，如中書省以問監、令。令孫資對曰：「上谷太守閻志，柔弟也，為比能素所歸信。令馳詔使說比能，可不勞師而自解矣。」帝從之，比能果釋豫而還。〉放善為書檄，三祖詔命有所招喻，多放所為。青龍初，孫權與諸葛亮連和，欲俱出為寇。邊候得權書，放乃改易其辭，往往換其本文而傅合之，與征東將軍滿寵，若欲歸化，封以示亮。亮騰與吳大將步騭等，騭等以見權。權懼亮自疑，深自解說。是歲，俱加侍中、光祿大夫。〈資別傳曰：是時，孫權、諸葛亮號稱劇賊，無歲不有軍征。而帝總攝羣下，內圖禦寇

之計，外規廟勝之畫，資皆管之。然自以受腹心，常讓事於帝曰：「動大眾，舉大事，宜與羣下共之；既以示明，且於探求為廣。」既朝臣會議，資奏當其是非，擇其善者推成之，終不顯己之德也。若眾人有譴過及愛憎之說，輒復為請解，以塞譖潤之端。如征東將軍滿寵、涼州刺史徐邈，並有譖毀之者，資皆盛陳其素行，使卒無纖介。寵、邈得保其功名者，資之力也。初，資在邦邑，名出同類之右。鄉人司空掾田豫、梁相宗艷皆妒害之，而楊豐黨附豫等，專為資構造謗端，怨隙甚重。資既不以為言，而終無恨意。豫等慚服，求釋宿憾，結為婚姻。資謂之曰：「吾無憾心，不知所釋。此為卿自薄之，卿自厚之耳！」乃為長子宏取其女。及當顯位，而田豫老疾在家。資遇之甚厚，又致其子於本郡，以為孝廉。而楊豐子後為尚方吏，帝以職事譴怒，欲致之法，資請活之。其不念舊惡如此。〉景初二年，遼東平定，以參謀之功，各進爵，封本縣，放方城侯，資中都侯。

其年，帝寢疾，欲以燕王宇為大將軍，及領軍將軍夏侯獻、武衛將軍曹爽、屯騎校尉曹肇、驍騎將軍秦朗共輔政。宇性恭良，陳誠固辭。帝引見放、資，入臥內，問曰：「燕王正爾為？」放、資對曰：「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。」帝曰：「曹爽可代宇不？」放、資因贊成之。又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，以綱維皇室。帝納其言，即以黃紙授放作詔。放、資既出，帝意復變，詔止宣王勿使來。尋更見放、資曰：「我自召太尉，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，幾敗吾事！」命更為詔，帝獨召爽與放、資俱受詔命，遂免宇、獻、肇、朗官。太尉亦至，登床受詔，然後帝崩。〈《世語》曰：放、資久典機任，獻、肇心內不平。殿中有雞棲樹，二人相謂：「此亦久矣，其能復幾？」指謂放、資。放、資懼，乃勸帝召宣王。帝作手詔，令給使辟邪至，以授宣王。宣王在汲，獻等先詔令於軹關西還長安，辟邪又至，宣王疑有變，呼辟邪具問，乃乘追鋒車馳至京師。帝問放、資：「誰可與太尉對者？」放曰：「曹爽。」帝曰：「堪其事不？」爽在左右，流汗不能對。放躡其足，耳之曰：「臣以死奉社稷。」曹肇弟纂為大將軍司馬，燕王頗失指。肇出，纂見，驚曰：「上不安，云何悉共出？宜還。」已暮，放、資宣詔宮門，不得復內肇等，罷燕王。肇明日至門，不得入，懼，詣延尉，以處事失宜免。帝謂獻曰：「吾已差，便出。」獻流涕而出，亦免。案《世語》所云樹置先後，與本傳不同。

《資別傳》曰：帝詔資曰：「吾年稍長，又歷觀書傳中，皆嘆息無所不念。圖萬年後計，莫過使親人廣據職勢，兵任又重。今射聲校尉缺，久欲得親人，誰可用者？」資曰：「陛下思深慮遠，誠非愚臣所及。書傳所載，皆聖聽所究，向使漢高不知平、勃能安劉氏，孝武不識金、霍付屬以事，殆不可言！文皇帝始召曹真還時，親詔臣以重慮，及至晏駕，陛下即阼，猶有曹休外內之望，賴遭日月，御勒不傾，使各守分職，纖介不間。以此推

之，親臣貴戚，雖當據勢握兵，宜使輕重素定。若諸侯典兵，力均衡平，寵齊愛等，則不相為服；不相為服，則意有異同。今五營所領見兵，常不過數百，選授校尉，如其輩類，為有疇匹。至於重大之任，能有所維綱者，宜以聖恩簡擇，如平、勃、金、霍、劉章等一二人，漸殊其威重，使相鎮固，於事為善。」帝曰：「然如卿言，當為吾遠慮所圖。今日可參平、勃，侔金、霍，雙劉章者，其誰哉？」資曰：「臣聞知人則哲，惟帝難之。唐虞之聖，凡所進用，明試以功。陳平初事漢祖，絳、灌等謗平有受金盜嫂之罪。周勃以吹簫引強，始事高祖，亦未知名也；高祖察其行跡，然後知可付以大事。霍光給事中二十餘年，小心謹慎，乃見親信。日磾夷狄，以至孝質直，特見擢用，左右尚曰『妄得一胡兒而重貴之』。平、勃雖安漢嗣，其終，勃被反名，平劣自免於呂嬃之讒。上官桀、桑弘羊與霍光爭權，幾成禍亂。此誠知人之不易，為臣之難也。又所簡擇，當得陛下所親，當得陛下所信，誠非愚臣之所能識別。」

臣松之以為孫、劉于時號為專任，制斷機密，政事無不綜。資、放被託付之問，當安危所斷，而更依違其對，無有適莫。受人親任，理豈得然？案本傳及諸書並云放、資稱讚曹爽，勸召宣王，魏室之亡，禍基於此。資之別傳，出自其家，欲以是言掩其大失，然恐負國之玷，終莫能磨也。〉

齊王即位，以放、資決定大謀，增邑三百，放並前千一百，資千戶；封愛子一人亭侯，次子騎都尉，餘子皆郎中。正始元年，更加放左光祿大夫，資右光祿大夫，金印紫綬，儀同三司。六年，放轉驃騎，資衛將軍，領監、令如故。七年，复封子一人亭侯，各年老遜位，以列侯朝朔望，位特進。〈資別傳曰：大將軍爽專事，多變易舊章。資歎曰：「吾累世蒙寵，加以豫聞屬託，今縱不能匡弼時事，可以坐受素餐之祿邪？」遂固稱疾。九年二月，乃賜詔曰：「君掌機密三十餘年，經營庶事，勳著前朝。暨朕統位，動賴良謀。是以曩者增崇寵章，同之三事，外帥羣官，內望讜言。屬以年耆疾篤，上還印綬，前後鄭重，辭旨懇切。天地以大順成德，君子以善恕成仁，重以職事，違奪君志；今聽所執，賜錢百萬，使兼光祿勳少府親策詔君養疾於第。君其勉進醫藥，頤神和氣，以永無疆之祚。置舍人官騎，加以日秩餚酒之膳焉。」〉曹爽誅後，復以資為侍中，領中書令。嘉平二年，放薨，謚曰敬侯。子正嗣。〈臣松之案〈頭責子羽〉曰：士卿劉許字文生，正之弟也。與張華六人，並稱文辭可觀，意思詳序。晉惠帝世，許為越騎校尉。〉資复遜位歸第，就拜驃騎將軍，轉侍中，特進如故。三年薨，謚曰貞侯。子宏嗣。

放才計優資，而自脩不如也。放、資既善承順主上，又未嘗顯言得失，抑辛毗而助王思，以是獲譏於世。然時因羣臣諫諍，扶贊其義，並時密陳損益，不專導諛言云。及咸熙中，

開建五等，以放、資著勳前朝，改封正方城子，宏離石子。〈案〈孫氏譜〉：宏為南陽太守。宏子楚，字子荊。《晉陽秋》曰：楚鄉人王濟，豪俊公子也，為本州大中正。訪問關求楚品狀，濟曰：「此人非卿所能名。」自狀之曰：「天才英博，亮拔不羣。」楚位至討虜護軍、馮翊太守。楚子洵，潁川太守。洵子盛，字安國，給事中，秘書監。盛從父弟綽，字興公，廷尉正。楚及盛、綽，並有文藻，盛又善言名理，諸所論著，併傳於世。〉

評論

評曰：程昱、郭嘉、董昭、劉曄、蔣濟才策謀略，世之奇士，雖清治德業，殊於荀攸，而籌畫所料，是其倫也。劉放文翰，孫資勤慎，並管喉舌，權聞當時，雅亮非體，是故譏諛之聲，每過其實矣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